


楊沫文集

杨沫 / 著

卷伍

散文选

全民
阅读
精品
文库



杨沫的散文题材广泛，情真意切，明快动人，质朴畅达。而谈创作的文章则来自作者的实践并提到一定的理论高度。读者可从中了解到作者的艰辛与欢悦，对文学爱好者不无启迪。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杨沫文集
散文选

杨沫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沫文集. 5, 散文选 / 杨沫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 - 7 - 5171 - 1046 - 0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13200 号

责任编辑: 张志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29.5 印张

字 数 324 千字

定 价 52.00 元 ISBN 978 - 7 - 5171 - 1046 - 0

目录

第一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 | 2 |
| 在后方医院——为《冀中一日》写 | 6 |
| 好哥俩 | 9 |
| 神秘的大苇塘 | 11 |
| 罪恶的见证 | 14 |
| 在兵站上 | 18 |
| 郑德富家两口子 | 23 |
| 北京沙滩的红楼 | 27 |
| 阿拉木图和吉娜 | 29 |
| 青春的光彩 | 31 |
| 春城无处不飞花 | 34 |
| 一封奇怪的信 | 36 |
| 我爱北京 | 38 |
| 欢乐与悲伤——一封给邓颖超同志的信 | 42 |
| 天涯若比邻——给日本朋友们的广播贺年信 | 46 |
| 难忘的友情 | 4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环 | 53 |
| 幸福 | 56 |
| 生命之流 | 59 |
| 哀思——回忆和崔嵬同志相处的日子 | 69 |
| 致阿拉伯读者 | 71 |
| 碧海青天寄友情 | 74 |
| 伊藤克姐姐，我怀念您 | 78 |
| 写在八十年代第一春 | 82 |
| 我闯进了陌生的科学世界 | 84 |
| 和聂华苓重逢的日子 | 88 |
| 白与黑 | 92 |
| 青春应当是鲜红的 | |
| ——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45周年 | 101 |
| 乡思的朝和暮 | 104 |
| 怀念 | 113 |
| 难忘的悠悠岁月——我和上海 | 117 |
| 花蕊 | 121 |
| 我以是女人而骄傲 | 127 |
| 深埋在心底的思念 | 131 |
| 小鸟和松鼠 | 133 |
| 遥远的雪山顶 | 136 |
| 大河与浪花 | 142 |
| 喜花 | 145 |
| 我和书籍 | 148 |
| 我爱上了珠海 | 150 |
| 如果我能再从头生活一次 | 156 |
| 再上雨花台 | 159 |
| 听来的故事 | 162 |
| 九洲港掠影 | 16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向往 | 173 |
| 期待与渴望 | 176 |
| 这是什么缘故? ——我和天津 | 179 |
| 泰山, 我梦见你 | 181 |
| 烈士与爱情 | 183 |
| 仙台 | 189 |
| 硝烟中的幸福 | |
| ——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40 周年 | 191 |
| 致巴金同志信 | 194 |
| 心声——读巴金同志的《随想录》 | 198 |
| 窃财与窃名 | 202 |
| 满目青山绿树情 | 204 |
| 我与北大 | 207 |
| 追求 | 211 |
| 美的创造者 | 214 |
| 一只小怀表 | 217 |
| 珠海十年寄深情 | 219 |
| 秋日述怀 | 221 |
| 小溪——人生寄语 | 223 |
| 从容乐观的人——悼念蒋君超 | 225 |
| 不为与为 | 227 |
| 游子思慈母 | 229 |
| 抗癌奇人 | 231 |
| 忆柳荫街 | 233 |
| 伟大平凡的人——忆邓颖超大姐 | 236 |
| 我和被害的女儿胖胖 | 239 |
| 忆“哥哥”许晴 | 255 |
| 重获瑰宝 | 261 |
| 1992——我的官司备忘录之一 | 26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儿子老鬼 | 276 |
| 电脑的震动 | 294 |
| 1992——我的官司备忘录之二 | 296 |

第二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读了《四条腿的》之后 | 306 |
| 美货倾销与边区妇女生产 | 308 |
| 鱼儿和大海 | 310 |
| 什么力量鼓舞我写《青春之歌》 | 312 |
| 《青春之歌》里的人物和创作 | 315 |
| 作者与读者——答读者刘铁山同志的来信 | 322 |
| 改编《青春之歌》的体会 | 327 |
| 向电影艺术探索 | 329 |
| 林道静的道路 | 332 |
| 《青春之歌》和电影 | 337 |
| 谈谈林道静的形象——兼复宋丽蓉等同志来信 | 342 |
| 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 | 355 |
| 瘦马和长矛——《红红的山丹花》后记 | 361 |
| 点滴创作体会 | 365 |
| 生活和技巧 | 369 |
| 让青春发出绚丽的光彩——为电影《青春之歌》再度放映而写 | 372 |
| 献上一颗炽热的心——致青年读者 | 375 |
| 失落的灵魂 | 378 |
| 文艺创作的效果和职责——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 | 382 |
| 《东方欲晓》后记 | 387 |
| 昔日童工唱出的歌儿——读《峦城火焰》 | 39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》序 | 393 |
| 祝愿与期待 | 397 |
| 《青春之歌》里的共产党员 | 399 |
| 用文艺透视美丽的灵魂 | |
| ——《〈北京文学〉短篇小说选》(1981年)序 | 404 |
| 我的第一篇作品 | 409 |
| 《青春之歌》与《东方欲晓》的创作得失 | 413 |
| 读汽笛中的《冰花》 | 417 |
| 野芳与落霞——读苏晨的《野芳集》 | 419 |
| 一篇发人深思的小说 | |
| ——读短篇小说《第八任总编》 | 421 |
| 泉水喷薄 血泪凝聚 | |
| ——《坚强的战士》写作经过 | 425 |
| 《趣途万里》序 | 429 |
| 《相思红》序 | 431 |
| 别开生面——为黄润权的作品、收藏品展览作序 | 434 |
| 《兄弟游记》小序 | 436 |
| 《春泥集》序 | 438 |
| 关于《自白——我的日记》 | 441 |
| 舒丽珍和她的《义重情长》 | 443 |
| 遐想片断 | 445 |
| 青春觅踪——为山西《火花》写 | 450 |
| 往事悠悠——创作随想 | 458 |
| 后记 | 463 |

第一辑 >>>>>>

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

热河南部地方，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。在山谷中，或较平坦的山麓下，散布着零星的村落。这些地方的居民多半是由各省逃荒来的。来时大半毫无所有，最先找个山洞居住，以后慢慢在山坡上开辟些田地，盖上几间住房，种些树木和谷类，日子久了，就在那地方定居下来。因为地广人稀，所以多少年来还可以使他们在原始的极简陋的生活方式下生存着。

这些土地本来无所谓所有权，清朝时候，有些皇亲国戚到这里来打猎，各人就随便占领一块地方。这就是后来一般人所谓的“旗地”。当地居民耕种这“旗地”，每年只交纳极少数的钱粮，甚至多少年不交，那些皇亲国戚也不在乎这些。清亡以后，他们便以极小的代价将这些土地转卖了，从此居民们的负担就重了起来。那些新地主们藉了官方的势力，压迫居民将“旗地”硬变成“民地”，又定极高的地价强迫他们收买，假若买不起，就得按地亩交租金。一切办法完全仿照“民地”。但这些居民每年的收入，只能勉强维持极简陋的生活，年景不好，就很难得温饱了。地主们却不管这些，依然强迫佃农买地交租；有时地主还勾通官方将佃农押禁起来，或者从外面带来许多军人，殴打那些欠了地债的佃农；甚至还有将他们驱逐出去的。因此竟常常有逼出自杀的事情来。然而在这个“山高皇帝远”的地方，居民除了低头忍受外，从来不知联合起来，一致抵抗，或者另想他法解救自己，其知识的简单也可想见了。

这些地方的出产，主要是鸦片、果木和牛羊牲畜；至于粮食，只能产出很少量的小米、玉米和高粱，别的粮食在这种山地上能种的很少。

近年以来，在不良的政治下，种植鸦片，常使居民遭受莫大的损失。那时官厅强迫人民种植，但如果查出哪家种了，便又科以很重的罚金。因此有时在罌粟花开得正盛时，居民竟星夜将它连根割去。这一年他们别的东西没有种，种了鸦片，又白费了。于是竟使许多人历年陷于饥寒之境。“三四”事变后，日人统治了热河，反使他们为了生活较前为易，而不去反抗，这也是意中事了。

山地是适宜于生长果木的地方，所以果木在热南是一种普遍的出产。这地方每年可以产出很多的桃，杏，枣，核桃，栗子。但因山路崎岖，交通不便，农民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将这些产物卖给资本雄厚的收买商。这些收买商再运送到天津、北平等处贩卖，只一转手间，就可以从中获得大宗的利润，农民们却因此被剥削了。

牧畜，通常是居民的一种副业。未成年的孩子，没有事时，赶着一群牛羊到山上放牧。等到牛羊长大了，就有牛羊贩子来收买去，所得的钱也可补足他们一部分的生活资料。但有时，牛羊闹了病，竟一群一群地死去，或者行市下降，使他们折本的事也常有。

这些地方的文化水准，比较内省各地都低得多。热河一省只有一个师范学校，还算是热省的最高学府，其他就可想而知了。县立小学也少到极度。至于山里乡村的学校，其数量的稀少，姑且不论，即使隔几十里有一个学堂，也多半是三家村的老先生教孩子们些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念到最高的程度，不过背背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据山里人说，能够开讲这些书的先生们却非常少。县里教育局虽然常下命令，叫他们改用新书新教学法，但因山路崎岖，无人去查，命令不过等于一纸空文。

谈到人民的娱乐，就更可怜了。生活的困苦，交通的阻隔，使他们想不到在同时代的中国，会有如飞的汽车，在柏油路上兜风；高冲云霄的洋楼里住着终日嬉游的高等华人。严格说来，他们简直没有什么娱乐。像内省各地的乡村，每年有的筹备唱戏；有的自己组织各种太平歌会；或者藉赌博来安慰他们无慰藉的灵魂。但在山里却是很少如此的。只有在工作疲乏后，哼几支山歌小调，或者在冬天的晚上，农民们聚在一起，请认字的人唱唱小唱本，讲讲小说，这便是他们最

高的享乐。

还有妇女的生活，平日较男子更苦。她们的劳动也较男子为重。当地缠足的风气仍盛，没有一个人肯放足的。锄地，耙地，她们都得做。上山看果木，到时候收拾果木，以及家庭里的一切琐事，使她们朝朝暮暮没有一刻休息的时间。除了由婆家到娘家的一点路程她们可以认识，除此，别的人间事物她们什么也不能知道。当此高唱提倡女权的时代，竟有这些妇女，终生处在劳苦与无知中，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脱离这样黑暗的境地！

这地方完全没有工业。至于商业，则只有将本地的土产运到外面去卖。常常在百余里内外的地方，连一个小杂货铺都找不到。但他们并不需要这些。连年的兵匪——因为地方偏僻，又都是高山，常有许多败兵逃匪跑到这里任意奸淫抢掠——和官方的横征暴敛，再加上地主的剥削，使他们在没有受到世界经济影响以前，先就多半破产了。冬天的时候，有许多许多的居民仍旧穿着破烂露体的单衣，在寒风中操作着。但终日操作所得，依然不得温饱。在前年的“三四”事变时，有一些农民都声扬：“日本来了也许就好了。”但根据以后的调查，日本来了以后，他们的生活更是万般痛苦。生活痛苦不说，又加上了亡国的仇恨，这里民众的厄运，不知要到何日才能终结！

热河是中国北面的天然屏障，尤其是热省一带从前就是畿辅北藩。现在处在水深火热中被遗弃的民众们，想是我们在纪念“三四”的热烈情绪中所不应忘怀的吧！

原载 1934 年 3 月 15 日《黑白》半月刊

〔附记〕

这是 47 年前，我 20 岁时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——就叫她处女作吧。今日重读起来，觉得它干巴，没有情趣，不像是个青春少女写的。但它却又古朴无华，仿佛还认真地向生活学习了一点东西，只是还不善于把这些东西用艺术形式来表达罢了。为了纪念平生所写的第一篇，

故把它收在这集子里。

我家是地主。我从小常被父母带到热河滦平县一带山区里（今河北省）。目睹了佃农受地主压榨的悲惨生活。因此，我虽从小在北京上学，却比较了解热河山地居民的生活。当时，有一个东北救亡总会办的刊物名叫《黑白》，我记得是1934年把这篇东西投寄给《黑白》的。后来，这篇东西登出来了。我高兴得很，拿到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4元钱稿费。可是，就在那个晚上，我从东安市场坐洋车回沙滩的公寓时，在昏黑的北河沿一带被一个持枪的骑着自行车的男子，把我的钱包劫了去。这4元钱稿费本来是准备当作一个月的饭费的，却落得这个下场，至今想来仍觉旧北京的可悲可笑，因此也就在记忆里生了根。

1935年，可能是一个名《良报》的刊物把它转载了。当时，我全然不知。1978年，为了搜集1937年以前发表的文章，于是在北京图书馆里找出了《良报》所载的这篇文章。故此文为1934年发表，而不是1935年。

读着这篇小文，使我好像看到了自己儿时刚刚学步时的蹒跚姿态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如今，我已双鬓如霜，老矣哉！回首前尘，恍如梦境，不禁悲喜同交，感慨万端。

1981年2月15日识于北京友谊医院

在后方医院

——为《冀中一日》写

我以休养员的资格，来写我的“5月21日”。

我是从以环境残酷著称的十分区来后方休养的一个久病未愈者，这一天，5月21日，我住在完县岭西村。

清晨，嘹亮的号声，把我从梦中惊醒了。爬起来，踱到村南的临时操场。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正在集合跑步，我跟在排尾，跑了约十分钟，休息了四次，但血管里的血流得快了，虽微气喘，却感到轻松愉快。初升的朝阳射出温暖的光，晨风吹拂着发热的脸，在边区的清晨，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，我觉得变成了健康幸福的孩子……

这一天，是和往常的日子一样地过去的：吃饭、休息、吃药、打针、散步……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。因为病员的生活总是平淡的、刻板的，尤其是慢性病患者。因此，必不可免的，多种多样的想象、追忆、希望，便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
隆隆的炮声，密集炮火下冲锋的战士，黑压压地布满原野和交通沟里的战士和群众……我常常回忆起十分区这些常见的景象，寂静的心便兴奋起来。因为我曾在那里工作，在那里战斗，自然想念那里。那里有我许多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，那里的炮火可以把我锻炼得更坚强。

中饭、晚饭都是吃的白面（无论多困难的情形下，八路军里的卫生机关，总要找白面给伤员们吃）。我一拿起白面饽饽，看着在我旁边工作了一天却咽着小米干饭的医务人员，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像慈母一般爱护伤病员，为伤病员尽着最大的努力，除了真正忠实于国家、民族、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务工作者，谁能这样认真与负责呢？

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做成的白面饽饽，医务人员认真的治疗，同志们热切的关怀，常引起我更多的感想：

抗战前在都市里，我也生过病。但病给我的最大折磨，并不只是身体的痛苦，却还有那冷酷环境给我精神上的残酷绞榨。我做教员和职员时，生了病，即使请一天假，也要请代工、代课的，薪金自然归代工的人；病了后用费必然要增多，但经济来源却没有了。那种社会制度就是：“有用的，有你；没用，滚你。”为了吃药活命，不知发过多少愁。我的孩子的父亲，曾在资本家的企业里作过小职员，“聪明”的资本家发明的“合理化”的榨取方法，把他“合理”病了；他需要休息，但是老板的规则上却写着：“无论任何理由，请假一天以上，薪金扣除；请假一个月，停止工作。”为了生活，他只得带病挣扎着干，结果病更重了，住了两个月医院。在那两个月里，我除了每天到医院里去看他一下之外，全部生活就是：写信求援、借债、出入高柜台的典当铺子……

抗战后，我到冀中十分区工作，病了两年了，没有谁叫我去找代工的，没有谁要扣我的生活费，也没有谁叫我停止工作。相反的，我却得到了特殊的照顾，组织上却一次次地为我花了许多钱，30，50，80，100……一次次地多起来，因此，我自己常常感到异常的惭愧与内疚。在抗战时期经济这样困难，却为我——为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干部，消耗这样多的物资。

然而党为我治病还是那样负责，不惜代价地从各方面照顾我，永远是那样地热爱与关心我。我像一个幸福的孩子，睡在母亲——伟大的党的怀抱里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忧愁。我只焦灼着一件事：工作需要我，我却不能做，同志们飞跃地进步着，我却在这里休养……

5月21日，这冀中之一日，我还在病着。用着贵重的难得的药品，吃着非常难得的白面，生活在无限温暖的后方医院中。回忆起过去的那种冷酷的生活，我难过得想痛哭；看一看今天的幸福与温暖，却又愉快地要大笑了。

傍晚，散步到村北的山岗上，我凝望着东方。我想着那遥远的、起伏的山峰后面，白云飘渺的地方，也许就是十分区吧？于是，我的

耳朵似乎听到了隆隆的炮声，眼前闪现着无数的英勇八路军健儿拔除敌人据点的景象，我仿佛和黑压压的布满田野和交通沟的群众站在一起，我们在用最大的力量支援着前线杀敌的战士……

我想念十分区，我恨不得病立刻好，雄健地战斗在大清河北的平原上。那里的炮火会把我锻炼得更坚强。

1941年于晋察冀卫生部后方医院

载《冀中一日》一书

好哥俩

在我的记忆中，深刻地留下了8年来鬼子汉奸杀人、杀头、奸淫、抢掠的残酷印象，以致在胜利后的今天，猛地在街上碰见穿黄衣的和平警士，还会惊悸一下。那些残忍的兽类，给予中国人民，尤其敌后人民的灾难是太深重了。人民心里永远难忘那血海深仇。终于这些家伙都完蛋了！这时，有一部分中国人，兴起了新的希望：“中国人向着中国人，不管哪派来了，总比鬼子强……”于是有的人盼着中央的“善政”。不负众望，中央的“善政”果真来了，空口无凭，请看新华社宣化5月23日这个记载吧：“4月29日侵占江城（□^①城境内）之保定国民党军，现正大肆拆毁民房疯狂掠夺中。该村共计‘拆毁民房40余户100多间，许多村民流落街头，无家可归。全村170余户的粮食，几乎全部被抢光。田洛雪之妻，因拒绝抢掠当场被用刺刀扎死，高口之妻因粮食抢光无法生活上吊自尽。该村之抗干属已被全部扣押，9户封了门……该军每夜戒严。11日晚，村民刘成出来找猪，即被枪杀。有一青年肚泻上厕所，硬说是八路军，当时被枪决……”好，叫我们在这些“善政”面前发抖吧。敌伪杀人凶，国民党杀人更凶；敌伪抢掠老百姓一干二净，国民党抢掠的二净一干；敌伪在铁路两侧5里内禁种高粱，唐山国民党军规定在10里内禁种高粱；敌伪向老百姓要花姑娘，国民党军则连老太婆也要；敌伪的特务政策是见缝就钻，国民党更是无孔不入，而毒辣倍之。敌伪在边区制造过潘家峪大惨案，野场大惨案，北坦村大惨案，血流成河，杀人数千。国民党军更不甘落后，最近封邱大惨案，180多抗日英雄全部被烧死，泊镇大惨案，

① 注：□为原文印刷不清。